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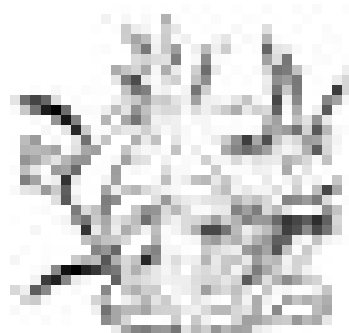
我們三人之間

遼寧文藝社編



我们三人之间

周海光 著



我們三人之間

遼寧文藝社編
溫俊叔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結集了1955年“遼寧文藝”發表的反映愛情、婚姻問題的小說7篇。作者們試圖通過各類型青年人的戀愛和婚姻的故事來反映新的戀愛觀。

我 們 三 人 之 間

遼寧文藝社編
溫 俊 叔 等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6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號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316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5/16 字數 46,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7,001—36,000 定價(6) 0.20元

目 次

一个不愉快的恋爱故事	孟繁卿(1)
不仅是为了爱情	孟繁卿(18)
一支编不好的歌子	林 蕤(30)
我们三人之间	温俊权(39)
夏夜	王富壽(47)
师徒	李云德(56)
小珍	王振芝(64)

一个不愉快的恋爱故事

孟繁卿

小船張滿了帆，箭也似的順流而下，忽而有陣陣花瓣落在我的头上。一仰臉，望見岸上一片果林，一片粉紅色。

这是我离別了八年的故乡。

“高家庄就到了，請准备好。”管船的說着，船已攏了岸。石板砌的碼頭就在果林边。

这果林是新开辟的。从前这里只是一片光秃秃的河灘、土山。一切都使我感到又熟悉又陌生。我扛着行李，斜穿过果林中的弯曲小道。林中不时出現一些姑娘，她們一边唱着一边忙着些什么，見我走过，一齐住了嘴，向我凝望。她們，我一个都不認識。

“喂，你不是老高家小青子嗎？”忽然，迎面有一个男子大声向我招呼。他正在給果树松土。

“啊！老王大叔，你好啊！”我跑了过去。

“哎呀，大侄儿，你变样了，一个干筋瘦骨的孩子变成結結实实的小伙子了！”王大叔說着，一晃腦袋，他又想起了一句，“是复員回来的么？”

“对了，回来参加家乡的建設。”

不知什么时候，我身边已圍上了一帮姑娘和几个小伙子。

大伙七嘴八舌地说：“王支书，让他住到生产队办公室的空房去吧！”“不，让我爸腾出北炕来给他住吧！”……

最后，老王大叔对着一个穿花格子衣裳的姑娘说：“迎春，你把青大哥领家去，告诉你妈，今天多弄一个人的饭！”

这样我就把家安下来了。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土改时分到手的那两间半房子由政府保管，年久失修，现在不能住人了。政府就把民校的房子调换给我。这间房子和老王大叔同一个院，他住东屋，我住的是西屋。老王大叔送我一领炕席、一些碗筷瓢盆啥的。生产队长送给我一口半新不旧的铁锅，还拨给我一百捆烧柴。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从部队带回来的六百元安家费一个都没花。

第二天，我把屋顶的灰尘和蜘蛛网扫掉，炕上地下，窗子天棚，都按照部队的习惯来收拾，布置得很简单朴素。

第三天我开始参加社里劳动。按着我的老脾气，哪儿困难我要求到哪里去。我和小柱他们五个人担任挖粪。迎春和张大嫂负责装车。

粪坑又大又深，我们站在坑底往上沿扔，两个钟头后，小伙子们都冒汗了。

“真想不到你在部队里也学会了做庄稼活，你甩的土就象小炮弹似的，嗖嗖的！还看不出费多大力气，真邪门！”小柱子夸奖我说。

“青哥在朝鲜帮助朝鲜老乡做活，还学会了种水稻哩！”迎春对大伙说，也是夸奖我的意思。

歇憩的时候，迎春不让我上来休息，她脱了鞋，跳下粪坑

里，要我教她甩土。她甩了几下子，粪都甩在坑壁上，又落回坑底。她不服气似的，一刻也不停地照我的方法吭吃吭吃地使劲甩，累的满头大汗。

她一边甩土，一边问我：“听说军队里没文盲了，是吗？”

“唔，现在我们的军队都是有文化的人了。我参军八年，从扫盲开始，又念小学，现在已念完了初中课程了。”一提到部队，我就产生了自豪感。

“青哥，明儿个你就当我们的夜校老师吧！”

还没等我倒出空来回答，张大嫂却在上面拍巴掌大笑起来了：“小青子，你龇了，你没听见人家直喊你‘情哥情哥’的？”

“该死的烂嘴子！”迎春羞红了脸，大伙格格地哄笑起来。

一天的活，我们一上午就干完了，可是每个人的大腿都象穿了长统胶皮靴似的。

“走，上河边洗洗去。”小柱子夹着鞋跑了。

距水面不足半尺高有一条木板，一端搭在岸上，另一端由两根柱子扎成的架子支起来。这原是汲水用的。我们就骑在木架子上，把腿伸向水里，也不用手去搓，象划船似的荡动着，激起一层层的波浪。妇女们胆子小，只在岸边弯着腰简简单单地洗。大家谈笑着。我感觉一阵爽快，一身疲劳渐渐消失了。

忽然迎春红着脸走上跳板，一把抓下她头上戴的那块雪白的毛巾，递给我说：“洗好就用这个擦吧！”

“这是头上戴的，怎么能用它擦脚呀！”我还给了她。

迎春忙拿手巾掩着脸，转身跑了。

“喂，别跑，”小柱子喊了起来，“小青子不要我们还要呐！”

我这單身汉过的生活很簡單。每天早起做一次飯，就够对付一天的了。有时懶得煮菜，——实在，我也不会煮菜，上街买块凉豆腐回来，用大醬一拌，就胡弄过去了。

这天，迎春在供销社买些魚回来，她劝我也买，可是等我买回来时，就愁住了。魚这种东西做不好，那才难吃呢。我把魚放在盆里洗了洗，刮去鱗，就是不知該怎样把它整熟。正在这时候，我听见迎春在屋内跟她媽說：“媽，他不会整，你去帮他整一整吧！”

“我哪有工夫，你没看見我奶孩子嗎？”

“那我去。”迎春走了出来，把她们那份整妥，盖上了鍋，就把我的魚接了过去，对我說：“你燒火去，我給你弄！”她微笑着，“生姜、白醋什么我給你填上。”

她扎着淡藍色的圍裙，象小燕子似的在灶边飞舞。

“你干嗎老是望着我？”她突然停下来，不好意思地斜了我一眼。“菜做生了，可得打燒火的！”

我心里甜蜜蜜地想：你願意打就打吧，姑娘打人是不会痛的。

我們村子里有个五个村子合盖的俱乐部，那里有籃球、乒乓球、象棋、圖書……。我常常和小柱子他們一块儿去玩。

这一天，我打了一陣子乒乓球，覺得有一双女人的眼睛在死瞞着我，这个姑娘不时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碰上我抽了好球的时候，她就高声喝采。

我被小柱子打败了，撂下球板，独自到窗口去凉快凉快。这姑娘向我走来，說：“表哥，你的球打的真好。”

这真把我搞胡涂了，我什么时候有过表妹呢？想不起来了，我就說：

“你是——”

“出門才七八年就忘了！”她嬌声嬌气地說，“你老爷和我爷爷是叔伯哥倆。那一年你上你姥姥家串門，咱倆……”

“哦！”小时候的事我想起来了。她就是我姥姥家鄰院那位叫做梅丽的小丫，虽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可是，既然人家这样热乎，我怎能不答理呢，再說，她是个怪逗人喜欢的姑娘。我說，“我复員回来后都沒時間去看我姥姥，真是。你們都好吧？”

她没有提起我姥姥家，却只顧介紹她自己。她說她高小毕业后就担任了本村文書工作，她說她愛看小人書，她說她想补习文化課，要請我做老师。……临末，她含情脉脉地叮嚀我：“明天到咱家来串門子吧。你二舅母——我媽可想你了。你要不去，她就罵你架子大、六亲不認了！”

梅丽的美丽的面孔吸引着我，她的盛情更难以推却。第二天，我請了一天假，說是去看姥姥，实际上是到梅丽家去。二舅母对我說了不少奉承話，显得她們一家人对我格外关心。梅丽不象别的乡下姑娘那样，她挺开朗，在她媽跟前居然敢向我舞眉飞眼，放縱地大笑。当二舅母出去收拾院子的时候，梅丽还借故跟我搶鋼笔，撒嬌，使勁地把臉挨过来，她的头发擦在我的臉上，使人心跳。

这一天过的真快。我回家后，姥姥、二舅母的印象都忘了，可是梅丽的笑臉、柔和的头发……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早上醒来，照例，堂屋里有菜刀和鉄勺子的鏘鏘声。这时

我忽然想起迎春来。这姑娘，看我沒有起床，又替我做上飯了。我帶着感激的情緒想象着她永远微笑的神情，現在她正忙着淘米、下鍋……。

我迷迷糊糊地想着。真别扭，迎春的和梅丽的两个影子同时出现了。更别扭的是，这个时候不由得叫我不去品評她們：迎春是个好姑娘，我挑不出她的毛病；可是梅丽呢，我压根儿沒打算挑她的毛病，她比迎春漂亮、动人，我把她的撒嬌也算是优点……想到她那双灵活的黑眼珠，那長而濃密的睫毛，白皙的手臂，我的心开始蕩漾了。……

“請你洗臉！”忽然，迎春端着臉盆走进来，把胰子、手巾也准备好了。她微笑着說：“你使勁懶吧，我侍候你。”

給男人打水洗臉，习惯上是做妻子的一种職責。大概迎春也覺察到这一层吧，所以为了解嘲，就給我扣了个“懶人”的小帽子。

我从来沒和姑娘們交过朋友，更不知道什么叫爱情。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是：漂亮就可愛。不是嗎，人們不論是講故事，或是談論真人真事，都是对美人称赞不絕的，什么月宮嫦娥啦，捧心西施啦。又比如說，某人訂婚了，他的朋友开口第一句話就是問：“对方長的漂亮不漂亮？”可見作为理想的爱人，“漂亮”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了。可是現在，这个标准似乎又不管用了：虽說梅丽漂亮，但迎春也不算不漂亮呀。我同时碰上她們倆，叫我手足无措了。

半个月过去了。梅丽差不多天天和我会面。她的誘惑力实在大得惊人，漸漸地，我就是一天見不到她，也感到不舒服起来了；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

一天，我又到她家去。二舅母不在家。我一进屋，梅丽就背过身子去。我很莫名其妙，楞了半天，我才敢走上前去。低头一看，她拿着铅笔在張报纸边上写着：“你为什么不向我求婚？”没等我多看一眼，她就把报纸撕得粉碎了。她象做了亏心事似的，呼吸短促，粉紅的脸蛋比平常更紅了。我第一次看到梅丽害臊。

我也发窘了。如果没有迎春存在的话，我想，这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就因为我不能撇开迎春对我的深情……

“你嫌我長的丑嗎？”梅丽挑逗地说。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逼我用话来回答她的提问；至少，要用动作来表示。

我不由自主地挨近了她。我发现我的双手颤抖了，可是又是这样勇敢的紧搂着她的肩膀，她半闭着的眼睛，深黑的长睫毛，显得更美丽动人了。她的嘴唇是那么滑潤、是那么诱人……

“我刚才写了什么来的？”她低声地说，“你真笨，早就应该这样……”

“我有个条件，”我渐渐清醒过来了，“你要答应我。”

“什么条件？”

“你必须老老实实地跟我过日子！”

“难道我还能把你的房子扒了，把你的锅砸了吗，嗯？”她满意地松开了勾在我脖子上的雪白的手臂，又用手指尖戳着我的鼻子。“明天进城去照个订婚相片，你可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听见没有？”

这天晚上，我整夜失眠了。我的心有时狂乱地跳动，有时又凉了半截。就在这个时候，越发使我感觉到，我会犯下大错

誤：對迎春該怎麼辦呢？她對我的愛情不象梅麗那樣表露，但是深沉的。不管是对生产队里的事也好、对民校的事也好，她一向对我都是支持、鼓励的。她时常也对我暗示着願意照顧我一輩子。在這個時候，我要突然把和梅麗訂婚的事宣布出來，給她的打擊是多麼重呀！……我只能採取慢慢冷淡的態度來減少她的痛苦了。

公鷄叫了，照例又是鍋响，又是炕熱。我連忙起床，走到堂屋去。

“迎春，讓我自己來做吧！”我說，“這些日子可把你累壞了。”

“我不累。”她說，“我早一點把飯弄好，你早一點下地，我累一點沒什麼……”

“反正勞累了你我過意不去。”我總想用冷冰冰的口气拒絕她對我的幫助，可是不知為什麼，話一到嘴邊就柔和了許多。

我正在吃早飯，迎春羞羞答答地走了進來，她拿着一張紙，一把剪子。

“看，你的鞋壞了！”她說，“我緊點兒工夫給你做一雙吧。你的腳多大？比量比量！”

“我沒有布啊！”我笑着說。其實，布是有的，我是有意拒絕她。

“誰跟你要布來的。”她紅着臉，走上前，“伸出腳來……”

迎春這句話還沒落音，院里的大黃狗就咬起來了，接着是梅麗罵狗的聲音，小旋風似的，她已經推門進來了。

“看你這磨姑勁！快，快，換上新衣服，不要忘了戴上紀念

章……”

我瞪了她一眼。可是她还不知趣地說：

“我媽听人說，下午照訂婚相不吉利。媽叫咱倆早點去……”

迎春臉色煞白，剪子掉在地上。稍停一会，她出了一口長气，低着头跑回自己的屋里去了。

我变成了一块木头，随着梅丽摆布，翻箱子、換衣服、佩上抗美援朝紀念章，連門也不掩就进城去了。

“美容照相館”的掌櫃是个滑稽的小老头儿。

“照多大尺寸的？”老头儿叉着腰，問。

“四寸的。”我回答。

“哎哟——四寸的多大点儿！”梅丽眼皮一搭拉，拉長声說：“頂小也得八寸的。”

“瞧瞧！”老头儿对我吐了吐舌头，“老兄弟，有錢可別夾在胳肢窩里头呀！”

接着，老头儿象导演似的把我安置在椅子上，并且叫我向女方傾斜一些，以表示相爱情深哩。他把照相机調整妥當，腦袋从黑布套伸出来，做个准备打开鏡頭的手勢，他皺皺眉头，說：“老兄弟，愁眉苦臉的照出来可不好看啊——做个笑臉呀！”

我尽力想笑一下，可是总沒笑成功。大概是我的嘴咧得并不比哭好看多少。

从照相館出来，我又被梅丽硬拉进百貨公司。

“扯它几尺吧！”她突然在毛呢料子櫃台前停住了，撒嬌

地望我一眼。

“那是毛料子！”我說着，加快脚步走到另一个櫃台去。

“就是买毛料子嘛！”她一把把我拉住。

“买这个干嗎，又貴又不好穿！”我尽量低声地說。

“貴什么，有一百元擋住了！”她偏要高声地嚷嚷起来。

“还是扯那些花布吧。”

“我不要！”她把大辮子甩起多高。“我非要穿毛料子的不可！”

她这一嚷，周圍的人都停下脚步来看熱鬧了。我发窘了，額头上直冒汗。于是我只好撒謊了：

“今天只帶二十元錢来，不够啊！”

“那明天还得来一趟，买毛料子，买手表……”

“咱們回去吧。”我不耐煩地說。好不容易总算把她哄了出来。

在路上，她跟我說，她是个有文化的姑娘，結婚一定要比一般姑娘打扮的有气派一些。她又說，我的安家費一个子也沒有花，太傻气了。我說，我把五百元借給了社里。把她的要求干脆地拒絕了。

“我說过的那个条件：要好好地跟我过日子，你沒忘記了吧！”我想，我不應該再被她的漂亮、迷人的眼睛迷住了。快要做丈夫了嘛，就得使用丈夫的权威。

“你想把婚事搞垮了怎的？”她噘着嘴，繼續撒嬌。

“垮了也好。”我冷冷地回答。

梅丽很扫兴地回她屯子去，我沒有送她。我心里很不自在。

第二天，梅丽又找上門来了。大概是怕把婚事逼垮了吧，她不再提买毛料子、手表的事了。她跟我象談判一件大事似的，把应该而且可以买的結婚用品逐一討論，开了一个清單：一套細綫的藍制服、兩件花旗袍、一双皮鞋、大紅面的棉被、鴛鴦枕头……。我答应了她，农忙过后再进城买。結婚的日期也談判妥了：在国庆节那天。

我同意和她結婚，还不是因为她長的漂亮。誰不願意有个漂亮的爱人哪！

一連好几天，我和东屋老王大叔家疏远了。听说迎春病了，我急的乱轉脚，不敢过去問候。每天早上，她媽故意把菜刀、鉄勺子摔得叮当乱响，使勁地对我表示不滿。

轉眼来到了端午节。家家戶戶都忙着包粽子。粽子这东西不稀奇，可是习惯上，不吃粽子就不算过节似的。我不会包这玩艺，所以只好蹲在灶旁偷着嗅人家的粽子味。

我一边燒火，一边朝迎春的屋里瞧，望見她早已綉好了的小猴儿啦、小胖孩啦、石榴、香荷包啥的，都釘在牆上，已經落上灰了。她做这些玩艺的时候多費勁呀，可是現在她已經沒有欣賞它的心情了。不然，一定挂在門上，或者挂到我的炕头上来了……。

“媽，給西屋送去一些吧。”我听見迎春說。

“瞧他那小样，給他！咱們吃不了宁可扔到粪坑里去。”她媽故意嚷給我听哩。

“媽，別那么說話……”

接着，迎春走出来，我連忙低下了头。

“你拿去尝尝吧！”她把粽子放在鍋台上。

“我不吃。”

“高青同志，請你不要往別處想，你有困難，我還是照舊幫助你的，一直到……”她一本正經地說，象個大首長。

轉眼到了草苗齊長的時候。昨夜生產隊長從社里開會回來，就決定突擊夏鋤工作。一清早，廣播筒就到處喊着：“社員們注意了，現在正是雨季，草苗齊長，咱們要趁著晴天下地多干活，爭取五天之內，把二遍鏟出來！……”

整個生產隊的男、勞動力、半勞動力都出動了。臨時編了八個組：五個男子組，三個婦女組。我們十個小伙子組成的組號稱突擊隊。

張大嫂那個婦女組居然敢向我們突擊隊挑戰。迎春在她們組里是個很活躍的組織工作者，她管分工、又管技術監督，對組員照顧得很周到。可是跟以前不同的是，她不要跟小伙子們說笑了。

這天兩個組所包的地壟靠壟。開始不到二十分鐘，我們“突擊”的很快，真個象走了火的槍一樣向前衝，把婦女組拉下了十多米了。

張大嫂突然拉開嗓門叫：“喂，反對貓蓋屎！要快也得鏟利索啊！”

小柱子回頭瞅瞅我，他伸伸舌頭，表示接受對方的警告。這樣我們才鏟的細致一些。可是一細致，就慢了下來。歇憩時候發現張大嫂小組已經攆上來了。不知誰說：“她們攆不過我們就挑剔我們毛病，不讓我們快鏟，上她們的當了！”小